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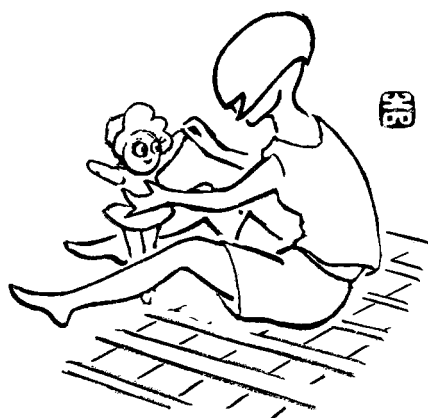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16

我家的 木头与石头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5
421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我家的 木头与石头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家的木头与石头/陈祖芬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5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16)

ISBN 7-5434-42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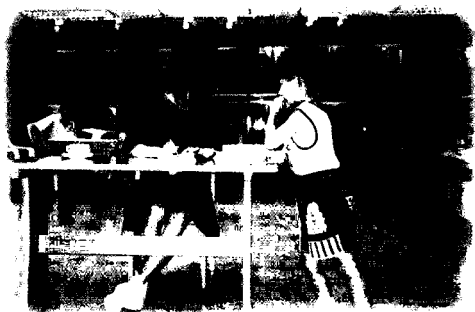
I. 我…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216 号

丛 书 名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书 名	我家的木头与石头
作 者	陈祖芬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5434-4210-8/I·593
定 价	7.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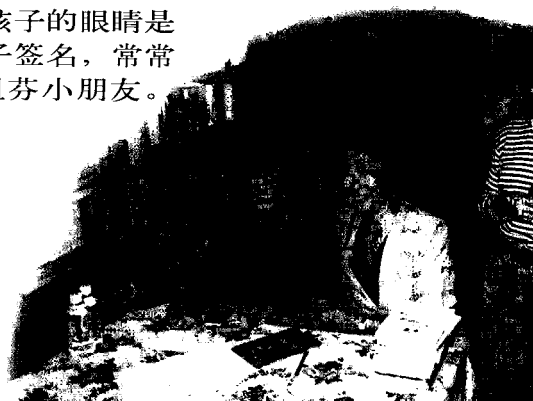
大朋友， 小朋友

陈祖芬

我想，人最好是倒着活。先当老头儿老太太病病又歪歪，再步入中年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承担，然后青春万岁憧憬恋爱，再然后，变成祖国的花朵天真浪漫，再再蜷缩起来幸福地钻进母亲温暖的身体里当乖乖。

我的读者越来越小了。有一次我在北京三联书店签名售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从队伍里走来，他的白线袜白网球鞋跟我的完全一样。他的短裤上有一只米老鼠，我的写作间里有十只米老鼠。我这套书的责编说他十岁的女儿太喜欢我的书，一直想来看我可又怕打扰了我。我说，小读者是我最喜欢的朋友。我有那么多小读者这是我最开心的事。

这十六本书里，有我生命的脉络，这是我的热情善良的大人读者大朋友一定能触摸到的。不过，也许，我的小读者小朋友更能破译我的生命密码。孩子的眼睛是最没有障碍的。所以我给孩子签名，常常签上某某大朋友，落款是：祖芬小朋友。



目录

我家的木头与石头	(1)
世界无奶日	(7)
一天的食谱	(9)
当一回玩具兵	(12)
我的两个“电话娃娃”	(15)
吃面	(17)
当小狗的故事	(19)
潇洒傻一回	(21)
女人不能生病	(24)
躲春节	(27)



一路奔跑	(34)
飞机情缘	(38)
回家了	(40)
我的桌面	(43)
第一件事是大哭	(45)
T 君, 我的惟一	(49)
打扮整齐	(51)
搭积木	(54)
倒行逆施的快乐	(56)
后面有汽车轧过来	(58)
最不会得艾滋病的活动	(60)
垂钓乐	(64)
胡同和弄堂	(67)
还想说, 让我糊涂一回	(69)
死亡飞行	(71)
成人幼儿园	(77)
窗帘后的倩影	(79)
我坐在机器人的后边	(81)
一份好心情	(84)
我在海上拉起了汽笛	(87)
气球情话	(90)
我的芭蕾生涯	(96)
当一回主持人	(100)
不参加追悼会	(103)
白色网球鞋	(107)
青年就是 GO	(109)



用脚写的故事	(111)
先做蓝色的梦	(112)
第一次	(115)
“放肆”的天性	(117)
至高无上的椅子	(119)
最好去玩洋娃娃	(12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	(121)
因为还小	(124)
“老底子”的上海	(127)
爸爸	(132)
家	(140)
世界杯没了怎么活	(148)
最后的球迷 GO, GO, GO	(150)
在演播室动手术	(152)
玫瑰门	(155)
不热	(158)



我家的木头与石头

月初我和梦溪从东北回京。家中的小姑娘说：你们这次怎么没有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我说在包里呢。我们每次外出回来都是很啰嗦的，抱着拎着扛着拖着我们捡拾的宝贝。譬如树枝，譬如石头。乱七八糟地往厅里一铺，梦溪啊呀呀地喊着：太精彩啦！小姑娘总要考虑国计民生问题：又是这么多，家里往哪儿放？梦溪说都能放得

下。当然，他已经具有了宁可自己放不下也要放下木石的精神。至今不要一只沙发，如此可为日后不断迁居来的树们石们多提供一些落脚之地。有时我乏极，也只能直挺挺地绷在椅子上。有只沙发懒一懒多好，我不由得望着梦溪。他一笑，我也一笑。沙发问题就此告一段落。



我顾不上喝口水，就招呼小姑娘来看旅行包里的宝物。我得屏住一口气方能把它抱出放下，而不至抱着它连自己一起跌倒。这个大东西是什么呀？小姑娘笑得人更小了。我说这是半人半蛙。撅得高高的后半部，完全是人的臀部。曲线、沟纹几乎与真人无异。前半部似趴着的青蛙脑袋。身子左侧有一只蛙脚。这个桦树结子会不会是树与人相恋的产儿呢？我想。

梦溪把它抱到他大书房正中的条案上。我说沉入书斋是不是有点欠雅驯？梦溪说任何唐三彩、景泰蓝也换不走这个绝物。我说倒是，或可称“人体图腾”？每有雅客至，见半人半蛙正高耸尊臀，不免发笑，又不便道破个中缘由。更有美丽女客一坐到半人半蛙旁，用纤纤玉手不着痕迹地将尊臀稍稍偏离她的玉体。惟梦溪一扫儒雅之风，拍着尊臀说：这真正是个宝啊，那些刻意雕琢的树结树根怎么能和它比呢？客人们被梦溪不容置疑的激情所迷惑，所慑服，懵懵懂懂地颌首称是。从此凡有客至，除清茶一盅外，待客上品便是共赏尊臀。

我们是在东北一大片木材群落里寻访到这个半人半蛙的。干这种营生，梦溪和我是最佳拍档。再多出一个人，或会多出一句话：捡这个有什么用？那天正是三十多度的高温，又值中午。那大太阳大概发现地面上只剩梦溪和我可以欺负欺负，热辣辣地就要压到我们头顶上来。我想起东北的吉剧里，花旦扬起手臂快活地把手帕转得滴溜溜圆。我觉得我好似吉剧女角那样把太阳转得滴溜溜圆呢。我快活着呢。那么多的木材堆里总有好东西。那不，梦溪正费劲地拖着一块近两米长的大桦树皮。树皮中间有个一团糟的大树结。这回我都要说了：捡这个有什么用？梦溪只管把这桦树皮拖到几个林场工人那儿，请他们帮忙把树结锯下。再把树皮和朽木铲掉，一个半人半蛙便“剖腹而出”。还有一个蘑菇云般的大



树结，我们来回绕着它转，计算着如果有五个梦溪加上五个我不能搬动它？唉唉，算了，走吧走吧。要是，托朋友帮帮忙想法运到北京呢？这树结的大小使我想起在琉璃厂荣宝斋见过的一个像桌子那么大的砚台，上边还爬了一圈龟。实在是好。但毕竟出自人工，毕竟可以有第二只。而这种树结，都只有这一个，每一个都是“海内孤本”。

今夏的东北之行只抱回一个半人半蛙，确是我们最利落的一次了。今春我们去四川的原始森林，回到成都上开往北京的飞机前，身体负荷重，心理负荷更重：这么多树枝，让上飞机吗？亏得一位人称“杨飞机”的惯与飞机打交道的朋友，把欲与人体试比高的树枝们全用雪白的包装捆扎打点得整齐漂亮，居然顺利地托运了。我直感谢杨飞机。杨飞机像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那样声色不动地又帮我拎起大皮箱。这么大的皮箱让上机吗？杨飞机一直把我送上舷梯。我这才确认我和梦溪可以完整地回到北京了，包括装在皮箱里的全体树枝和全体树根。

去年“十一”前回京的飞机检查很严。我和梦溪走进大连机场时，一包一包拎的全是脑袋般大的石头。我们把石们放在桌上让检查。一位检查员双手举起一块石头作砸人脑袋状。一边用眼睛在问我们如果上机后用石块砸人劫机怎么办？我用嘴回答他，说你看看我们两个像不像劫机的？我从他柔和下来的眼神中知道他看出我们不像劫机的但又怎么能证明我们一定不劫机？我只好指着梦溪说他是专门研究石头的。天！我们顶多够上业余水平。梦溪可不敢再作演义，他慌乱得两只手翻着转着想说什么也不知要说什么。检查员看着这位愚不可及的“石学家”直笑，说你们进去吧。我们像漏网的“劫机者”那样庆幸地侥幸地拎起石头就走。

这些石，是在大连一个游人不到的海滩上捡来的。碧绿



的波峰驼起白色的浪花扑向岸边的礁石。海水在礁石上被碰得粉碎。破碎了的是浪花，不是大海。大海很快又积聚起力量向礁石进行又一次爱的冲击。海滩的石是大海与礁石感情的结晶，一块块特立独行，各具个性。这块，如壁立的国画，灰黑底色上几株洁白清远的兰竹。那块，如硕大原煤乌黑而朴拙。又一块背部龟裂的褚红大扁石，活活是一只血色巨龟。有渔人在拣海货。我们拣石，取自然肌理，取形状，而不在表面光滑不光滑。偶尔也拣起一块满滩皆是的海带，皮子似的光洁而有韧劲。我们嚼起来。海滩上能嚼的东西太多。我拣起一块石头，竟也鸡蛋糕似的金黄且爽心。诱得我真想咬一口——如果权衡一下，牙齿比石头更坚硬的话。

终于把大海拣回了家。我们把大海放进梦溪的大书房，把森林搬进我的小工作间。我的写字桌上方有一块空墙，挂的是一盘不加工、不修饰、不上漆的一百五十年的杜鹃花根。像两只斗兽在角逐，又似两头情鹿在交合。这是超乎名家真迹的大自然的真迹。一旁资料柜上，有一个人费劲地背着一只龟。这个背龟的树根人本来规格很高地放在大书房条案上的，有空就打磨它。有了更简约生动的半人半蛙，只好请它屈尊移至我的小屋。好在小屋里



堆放着从原始森林扛回的树枝，不管是情鹿还是背龟人都会感到回归森林的怡然和阔大。梦溪在海滩旁写作。我在森林里写作。梦溪潜入中国文化的海洋深处，再往下潜，再往下潜。忽有所获，一个猛子钻出海面，急急走向我的森林。我正在森林的静谧中了解我的采访对象，忘却了森林之外还有海洋。

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在新绿化的街道上走，享用那一棵棵新栽的树。梦溪发现一方泥土中漏栽一棵树。这是怎么回事？他极不快活地看看四周，徒然地想找什么人在这儿补栽一棵。这么新的绿化带怎么会少一棵树？梦溪停在那方泥土前不罢休地问。问谁？我知道他喜欢一切都完美，不高兴看到残缺。而且一看见不完美，尤其是人为的不完美，就实实在在地生起气来。



真怕他又气得两手肿胀。我认真地哄他：会补栽的。继而走至一幢刚盖完的近乎堂皇的新楼前。正在油漆栏杆。梦溪急了：他们漆的灰黄色完全不对，和建筑不协调，我得告诉他们应该漆什么色。他走到施工队那里找头。人家审视他：你是哪个单位的？梦溪只管把他的想法细细道来。人家上下打量他，见他年纪还算不轻，长得还算不瘦，讲话还算有气势，万一有什么来头，倒也耐心听完关于栏杆不要漆成灰黄色的解说。我说他们能听你的吗？梦溪说听的。过些天我们特意去看那新楼，已经油漆完工的灰黄色的栏杆向我们投来灰黄色的嘲讽。梦溪说一定改掉这种颜色，再找他们说去。我拉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哦，好挤！乘客们一个个狠命撑着把杆弓起身子。原本弹性而灵动的身体都变得僵硬而坚挺而扩张起来占据着大于自身的空间。如果那些手臂不是这样石柱似的硬撑着，车也许不会那么挤。这种人为的紧张和僵持啊！梦溪说：“大家保持一只柔软的手，身子就活动开了。”“就这样，一只柔软的手。”四周乘客哄笑起来。不过众手臂到底在笑声中柔软了下来。



手头要做的事多。日常的、最好的休息还是在家里，还是和石们树们交友。我们磨搓半人半蛙，它的肌肤日益光泽。我们手上的气磨进它的体内，如果它突然活了，突然动了，突然走了呢？

前两天东北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帮助我们那个蘑菇云般的大树结运来。我说啊——！梦溪说啊呀呀，太精彩啦！小姑娘同情地望着半人半蛙：那么，它又要被打入小屋了。



世界无奶日

哦，今天没蛋了。我说。再一翻冰箱，居然从塑料袋下发现一只。那种快活，好像从老母鸡身下摸出一只热乎乎的蛋。

否则，早餐时梦溪会问：今天没蛋？我照例会说：今天是世界无蛋日。梦溪就像什么也没听到而且什么也没问过一样。他已经听惯了我的新闻发布：今天是世界无蛋日，或者今天是世界无奶日。总是因为不到吃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买。

我家的早餐，是牛奶、面包、鸡蛋，或者鸡蛋、面包、牛奶。如同三件套的衣服，一旦少了一件，就好像有裙子有外衣无上装，或者有外衣有上装无裙子。

梦溪身上压迫着太重的学术课题和由学术派生出来的非学术事项。他那中国文化研究所要调人，我家的大门，像旋转门似的，一会儿转出一位丽人，一会儿转出一介书生。然后就得为新人租房。我们搜罗了不少登着租房信息的报纸。给租房公司打电话已成为我写作之余的第一特长。我对公司说，等我们头回来再决





■

定要不要你们那套房。我觉得说“我们头”，比说我先生，显得正规一些。对方问小姐你贵姓，我说姓刘。我又觉得说梦溪的姓，比说我自己的姓更公事公办。我昨天插空打几个电话，今天再打几个电话。突然对方说：刘小姐，昨天你不是来过电话了，你们头不是说了不要吗？也有几次租房公司来电，梦溪拿起话筒，说：对，我们

要租房。什么刘小姐？我是姓刘，我这声音是先生还是小姐你听不出来？

我跑到他三间工作室的一间里，他已经撂下电话又在与书奋斗。如果我家还有更多的房，也会变成他的第X间书房，也会从地到天顶着书，也会地上一堆堆礁石样码着书。在书房里行走，经常得左转右侧地摆动腰肢，要不就会触礁。人倒不会被淹没也毋需打捞，但是那“礁”就会散成一地的书。在两人世界里，这一个要是接受那一个，就得整个儿地接受，包括把家变成作坊，包括经常发布关于今天是世界无蛋日或世界无奶日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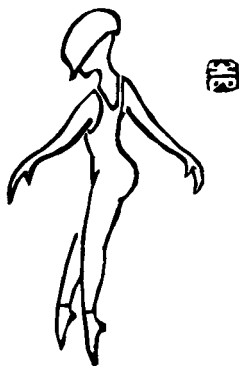
一天的食谱

中午饿了，吃什么？我本山野之人，什么都可果腹。我先生梦溪怎么办？查访家中一切可以进口的：两片面包、三只小苹果、一只甜橙、一根胡萝卜、两只鸡蛋，冷冻柜里还有好像上一世纪吃剩的几片火腿肠。

我想，可以对付一气了。把苹果 + 甜橙 + 胡萝卜全体切成丁或块，浇上沙拉酱，又红又白。再把火腿肠切成小丁。梦溪不爱吃肉肠，如果整片油炸，他定不吃。切成丁，他便不会深究其为何物了。肠丁炒鸡蛋，也是又红又白。

放上两盆又红又白，再摆上红的果酱白的面包片。梦溪走来看说，哈，吃西餐。其实我家每天至少一顿吃面包，也许两顿吃面包，也许三顿，乃至 X 顿——饿了就吃。

梦溪终是正宗男性公民，喜欢正宗吃点青菜米饭，尤其不愿



吃水果拌的所谓沙拉。一吃那又红又白，便知道这西餐之伪劣假冒。便只吃两片面包夹点火腿鸡蛋。我有一盆水果沙拉果腹，倒也“肚满意足”。

饭后我们去中国书店。在书店，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我说我饿，快一点好吗？梦溪的眼睛决不离开正在看的一册书，只把话从嘴角斜抛过来：你先找只凳子坐会儿。书店哪有凳子供顾客小憩？又过会儿，我饿极，觉得人饿了就弱小了——连声音也会变小，不仅仅变轻，而且变成小姑娘的声音：我饿。

我也知道，他可能比我还饿。只是他一进入他真正感兴趣的书本文章中，总也忘了还有吃饭一说。所以近期饿出了胃病，常常烧心胃痛乃至夜不能寐。

终于背着拖着请人帮忙一起拎着各种古籍，上了车回到家。糟了，家中再无可以立即进胃的东西。哦，想起来了，好像还有八百年前剩下的一包速冻饺子。

梦溪把速冻饺子速下速端上桌。我俩大气也喘不过来地速吃。熟了没有？他问。我说我怎么懂得？他说他也不甚明白。我说你这一讲我倒是觉得这饺子怎么粘粘乎乎的有点怪怪的。为什么饺子有的很热有的冰凉？

他说他是一只一只下的。因为饺子粘在了一起，他掰开一只下一只。怪不得饺子或冷或热或生或熟。

我们看着这白生生一大盘饺子，如何能够考证出哪只可以为我们充饥，哪只可以使我们拉稀。

只好全部请回厨房。

天已黑。明天早上连面包也没了，今晚梦溪胃痛起来吃什么？干脆，坐上小面到蓝岛大厦专程买面包。买了一塑料口袋面包，我们同时说：现在就吃。说着同时把手伸进塑料袋去。

